

师苑教授论丛

汉语大辞典论集

陈增杰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H/64
73

汉语大辞典论集

陈增杰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苑教授论丛/吴其南,黄世中主编.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2

ISBN 7-206-03740-2

I. 师… II. ①吴…②黄…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232 号

师苑教授论丛

主 编	吴其南 黄世中	封面设计	马德华
责任编辑	关 静	责任校对	郭武群

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0431-5649710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者 天津武清开发区腾龙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 100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00 千字	印 数	1-1 000 套
标准书号	ISBN 7-206-03740-2/G·1227		
定 价	298.00 元		
本册定价	20.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内容提要

收入本书的论文，按内容编排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思想、编纂方法及修订方略；第二部分是对当代几部重要辞典（新版《辞海》、《辞源》，台湾《中文大辞典》等）的评论，并以这些辞典（也包含编纂中的《汉语大词典》）为依托，论述语文词典（包括成语词典）的选目、释义、义项、引证、体例诸问题；第三部分为词语考释。第二、三部分论文的内容也往往涉及《汉语大词典》，其中有的就是结合《汉大》的编纂而撰写的，有的则是在编写过程中发现了问题所作的进一步研究。全书既有词典学理论的探索，宏观上的构想研究，又多具体细致的论述和考释，平朴微至，作风谨实。

我和词典：编纂·评介·探索（代序）

30多年前，我上中学时，有一部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戊种本《辞源》——这是家藏唯一要籍。那时我如饥似渴地将它逐页翻阅，还从中摘抄一部分词语典故条文，以备记诵。辞典虽然不是供阅读而是供查检用的，但我跟许多人一样确实有过一段“读辞典”的经历。这部经常置于我学习、工作之案头的《辞源》，不仅起了解难释疑的作用，而且提供了丰富的语文历史知识，使人拓展视野，打开知识天地的大门。

70年代中期，我从高校被抽调参加《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自此更与辞典结下不解之缘。在十数年中，编辞典成了我的专职工作。《汉语大词典》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部汉语语文词典，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由华东五省一市协作完成。当时，经过十年浩劫，文化极度萧条，具有十亿人口的大国，却只共用一本小型的《新华字典》，这同高度发达的中华民族文化，同泱泱大国的地位，是多么不相称！更何况日本人编的《大汉和辞典》和台湾省编的《中文大辞典》，都已经走在我们前面。所以《汉语大词典》也是一部为国家为民族争光争气的书。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光荣的使命感和急迫的责任感，来自华东各高校和出版部门的编纂人员，毅然放弃各自的科研课题，不图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全力以赴地投入编纂工作。

编辞典是一桩苦差使，要付出极艰辛的劳动，陈原先生曾比诸“入地狱。”（在《汉大》杭州会议上的发言）“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要做“无名英雄”，需要有献身精神。《汉大》是一部反映汉民

族语言全貌的详解词典,要求很高,所涉及的古今图籍和知识范围极其广泛。它一方面要借鉴以前的所有辞书,吸收合理成分,订正错谬;同时又要尽量运用新的繁富的语汇资料,努力挖掘字词的义蕴和细致区分义项,使词目和词义词例臻于完备。可以说词典中的每个条目(包括一些被删削的条目),都凝聚着编纂者的心血。

随便举个例子。《大汉和辞典》《中文大辞典》都有[市厨]条,《中文》释云:“官名,汉置,京兆尹之属官。”引《汉书·百官公卿表》“(京兆尹)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又都水铁官两令丞。”《中文》以“市厨”连读,解作官名。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上册)也是这样看的。中华书局《汉书》标点本则作:“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认为“市”、“厨”是两官。究竟孰是孰非?这里虽只有一个标点的差异,却关系到词目之能否确立。经过查考,我认为标点本的理解是对的。理由是:(一)从上下文看,这里明明说京兆尹的属官有“长安市、厨两令丞”。“两令丞”,是指长安市令、丞和长安厨令、丞(令,正职;丞,副职)。与下文“都水、铁官两令丞”(谓都水令、丞和铁官令、丞)句意相同。若认“市厨”为一官,则“两令丞”的“两”字就不能着落。(二)说“市厨”是官名,《汉书》中别的地方不见记载;而说“厨”是官名,则可找到旁证。同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右扶风(与京兆尹地位相等)的属官有“癰厨长、丞”(癰,或作雍,即右扶风的代称)。《郊祀志下》载匡衡、张谭的条奏中有“长安厨官”,“厨官”即为厨令之属官。这些都说明“厨”别是一官。(三)“市”与“厨”职守不同,二者各有专司。长安市令主市场交易诸事,长安厨令所掌则为帝王巡幸境内离宫别馆之供帐(参看陈直《汉书新证》)。据以上,“市厨”这一条当删。《中文》以之立目,系不明制度而误。像“市厨”条这样的情况,编写中时有遇到,弄了半天,结果取消,劳动似乎白费了(因这类考证成果在出版的词典中是看不出来的);然而这种甄别考辨工作至为必要,是值得花功夫搞清楚的。

查核书证也极繁琐费时,资料有的来自《佩文韵府》和旧字书、

类书，往往出处不详。如〔市尘〕条，有陆游诗例“市尘远不到林塘”，但不载篇名。一部《剑南诗稿》，都85卷，从何检起？真令人望书兴叹。然别无妙法，只能做“笨伯”，一卷一卷地翻。有的书例出处仅标《唐书》、《宋史》、《云笈七签》等，无卷次篇目，而单文孤证，又非援用不可，寻检更其麻烦。《汉语大词典》的要求是引证出处详明，做到“目验”始信，对读者高度负责，所以不能回避。这类查对工作量大，耗费时间。此中甘苦，局外人自难体尝。

这是材料太少的苦恼。材料太多，也不好办。如〔崎岖〕条，资料卡片有800多张，令你眼花缭乱。遇到这类较繁重的条目，工作步骤是：先通阅每张资料卡，看懂例句的意思，若有疑难不解，即查阅原书。然后挑选一部分较有价值的例子，细加揣摩，按义蕴排队归类，作分析比较，再从中披沙拣金，提炼和概括义项。“崎岖”是个常见惯用、意义浅显的普通词语，各辞书的训释均极简略：“谓险阻不平。”但根据众多的实际语言资料，它的义蕴并不那么简单。“崎岖”的本义是形容地面倾斜或道路高低不平，由此产生许多引申义：如“居处，处于（险难环境）”；“比喻困难艰险”；“跋涉，奔走”；“辛苦，辛劳”；“不顺利，坎坷失意”；“辗转”；“特出，不平凡”；“状情感的委曲缠绵”；“诡譎，意向叵测”等等（各有例证，文繁不举）。这些意义，都是以往辞书所未曾注意和举及的。你把它挖掘出来，编排到《汉大》中，就是一个进步，就能提高辞典的质量，使义项臻于齐备。所以有时候写好一个条目，等于替某个“字”或“词”作一篇“传记”：探究它的出身经历（本义、引申义），理清词义的孳乳变衍，通过例证显示它在各个时代使用的情况。稍加论理，这其实也就是一篇训诂学词汇学的论文了。我的《词语考释杂记》《“峥嵘”词义补释》等文，就是这样结撰出来的。编词典是索然乏味的，但其中也有乐趣。每当有所收获突破和新的发现，哪怕是一点一滴极微小的（如挖掘一个义蕴，纠正一个错误），心中之喜悦也是莫能言状的，而终日正襟危坐看蝇头小字所带来的疲劳，也就顿为消除了。

因为编词典,同各类辞书和古籍接触较多。结合编写工作,我开展了辞书学和训诂学的研究,对辞书学理论和词典编纂思想、原则、方法诸问题进行了探索和论述,撰写 30 多篇有关辞书编纂、辞书评论和语言训诂的论文,刊载在《新华文摘》《辞书研究》和高校学报上,如《〈汉语大词典〉编纂的几个问题》《〈中文大辞典〉的优点和问题》《新版〈辞海〉〈辞源〉札记》《古汉语语词札记》等,其中多篇文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专题转载。自 1982 年起(至今),我还应聘为上海辞书出版社《辞书研究》(辞书学权威杂志)特约撰稿人。特约撰稿人的义务之一是“每年至少为本刊撰写一篇有一定质量的论文”,这客观上对我也是一种鞭策,促进了我的科研工作。

我现在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古籍整理研究,但仍时时刻刻想到辞书编纂。因为在编《汉大》中所养成的勤于查考,探源求真,目验始信这种细致严谨的治学作风,也同样使我在别的学科的研究中大得裨益。我念念不忘编词典给我带来的这个“一生受用不尽”的好处。

我爱辞典,我怀恋辞书编纂工作。我希望今后仍有机会从事编辞典的工作,并且继续撰写辞书学方面的文章。

原载《辞书研究》1991 年第 3 期

目 录

我和词典：编纂·评介·探索(代序)·····	(1)
------------------------	-------

第一辑

《汉语大词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1)
大型语文词典编纂中国化之我见·····	(18)
《汉语大词典》编余漫录·····	(24)
蒋礼鸿先生和《汉语大词典》·····	(46)
《汉语大词典》寸部订补·····	(50)
论《汉语大词典》的修订·····	(88)

第二辑

《中文大辞典》的优点和问题·····	(101)
《中文大辞典》巾部[市]字校读记·····	(115)
新版《辞海》《辞源》札记·····	(120)
《辞源》(修订版)释义方面的一些问题·····	(135)
《辞海·语词分册》及增补本杂谈·····	(142)
台湾省编《成语典》琐议·····	(146)
《中国大百科全书》“郑谷”条订辨·····	(154)
谈语文词典的准确释义·····	(158)
语文词典系列条目的处理·····	(170)
语文词典的引书体例·····	(178)
《文选》注标引小议·····	(184)
成语词典的引证问题·····	(187)
从“打草惊蛇”的出典谈起·····	(196)
“每下愈况”和“每况愈下”	

——鲁迅与章士钊的一次文字论争·····	(199)
由辞书分类谈到鉴赏辞典·····	(202)
剽窃抄袭与借鉴继承岂可混为一谈	
——“坚持我国辞书事业健康发展的正途”笔谈·····	(205)

第三辑

古汉语语词札记·····	(207)
词语考释杂记·····	(226)
词语考释续记·····	(238)
古诗文词语辨析·····	(248)
《春秋左传集解》标点商榷·····	(257)
《左传》泓之战“大司马固谏”注解质疑·····	(282)
《陈涉世家》的“人奴产子”·····	(289)
《陈涉世家》“守令”“守丞”解·····	(291)
《后汉书》标点商榷一则·····	(298)
读诗话校点本偶识·····	(300)
漫谈古书的句读·····	(306)
训诂简说·····	(311)
反训小议·····	(317)
后记·····	(319)

《汉语大词典》编纂的几个问题

编纂中的《汉语大词典》是一部贯通古今的大型语文词典，由华东五省一市协作完成。我有幸与其役，参加了该书[寸][巾][山][戈][人][手][支][户][么][己][乚][二][ノ]等部首的撰稿和审稿工作。编撰和审读中随手作了一些笔记，现在稍加整理论次，撰为此文，以与诸同志切磋。

收词力求完备

根据《汉语大词典》的性质、规模 and 任务，要求尽可能广泛收录古今汉语著作中的一般词语，在词条的收录上要较一般辞书完备。试以[巾]部“市”字和[手]部“抚”字下所收复词为例：

辞 书 名	“市”下复词	“抚”下复词
《辞 海》(三卷本)	50(条)	21(条)
《辞 源》(修订本)	66	27
《中文大辞典》	141	99
《汉语大词典》(初稿)	219	167

从上述比较中可以看出，《大词典》的收条不仅要大大超过《辞海》《辞源》，而且比同类辞书《中文大辞典》远为丰富。“抚”下复词如：

抚几、抚古、抚本、抚叩、抚己、抚同、抚志、抚抑、抚桐、抚玩、抚

时、抚事、抚景、抚哭、抚俗、抚览、抚操、抚理、抚戢、抚遇、抚掇、抚按、抚揉、抚拢、抚舆、抚宪、抚篆、抚运、抚干、抚世酬物、抚字催科、抚衷自问、抚今追思

都是其他辞书所未收列的。又如[人]部“储”字下“太子的别称”，见于古代著作的有“储君、储元、储主、储副、储贰、储二、储两、储后、储宫、储闱、储宰、储躬、储位、储极、储嗣、储子、储嫡、储皇、储体、储胤、储天子”等(《辞源》只收“储元”等七条，《辞海·语词分册》只收四条)。像这类词语，都要广为搜罗，这不仅为了读者查阅的需要，而且对于反映汉语词汇的丰富性来说，也是极为必要的。

收词上的广取博采，务求齐备，并不是无标准的滥收。《中文大辞典》收条上即有“滥”的毛病。滥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收进一些不成词的条目。如“山久、山危、山好、山冷、山孤、山浅、山回、山重、山旁、山雪、山翠、山暮、山河影、山岳势、山林独往、山川震眩、山不让土石、山有朽壤而自崩”等。又如[户约]引《宋书·律志序》：“既而民单户约，不可独建。”按：户约，户数少。为任意组合的词组，不当收。

(2)立条缺乏根据。如[戈胡]引《周礼·考工记》：“戈广二寸，肉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按：引例中“戈”与“胡”未组成词。又如[战锋]引《汉书·淮阴侯传》：“汉兵远出，穷寇战锋，不可当也。”按：《史记·淮阴侯列传》作“此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也。”无“战锋”语。《汉书·韩信传》文同(《汉书》作《韩信传》，不称《淮阴侯传》)。《中文》系承《大汉和辞典》而误，《大汉和》又承《佩文韵府》误。

(3)错解文意，破读立目。《大汉和辞典》有[山侠]条，所据为《三国志·魏志·诸葛恪传》“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初稿承之。查《三国志》原文是：

恪以建兴元年十月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

留千人，使全瑞、留略守之，引军而还。

考诸文意，“山侠”一语不可索解，“侠”字宜属下读，不当点断。按“侠”通挟、夹。《汉书·叔孙通传》“殿下郎中侠陛。”颜师古注：“侠与挟同，挟其两旁。”侠筑，即夹筑。“左右结山侠筑两城”，谓于堤之左右两端依山夹堤修筑两城。《三国志·魏志·齐王芳纪》裴松之注引晋习凿齿《汉晋春秋》作“更于堤左右结山挟筑两城”，《资治通鉴·魏召陵厉公嘉平四年》“左右结山，侠筑两城。”胡三省注：“侠，读曰夹。古者侠、夹二字通。”皆可证（参看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三十引潘眉说）。所以这一条是读了破句，不当立目的。

《中文大辞典》有[常圣]条，释为“经常不变之圣人也”，引《韩诗外传五》“通移有常圣。”亦属误断。《韩诗外传》卷五：“朝廷之士为禄，故人而不能出。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能返。人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圣也。”原文是说，能入能出，能往能返，人出往返有一定的准则，可称得上“圣”。“常圣”连读，显然是错了。

类似上述条目，定目时都要予以剔除。收词不仅要求多而全，而且还要做到精当合理，避免错误。

收词完备，当然也是相对而言。由于资料限制，囿于所见，收录不全的情况，在初稿中仍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以[寸]部初稿本（是《汉语大词典》的第一个初稿本，1979年9月刊印）为例，“寸”字下收复词81条，词目已比较丰富，但遗漏者仍属不少，象：

寸怀、寸抱、寸念、寸云、寸明、寸金、寸金地、寸金光阴、寸银（指月）、寸帛、寸锦、寸鼠（指毛笔）、寸廩、寸纸、寸牍、寸泽、寸产、寸策、寸忱、寸恨、寸潞、寸跬、寸武、寸垅、寸勇、寸刃尺匕都是可以考虑收列的。这说明在完成初稿后，还要继续广积资料，不断补充词目，使收词臻于完备。

释义深化的途径

《汉语大词典》是一部大型汉语言详解词典,要求细致地辨析词义,于字词的义项收列齐全。所谓义项,是对词义进行符合语言使用的客观实际的划分和概括。由于词典的性质、类型不同,对义项的提炼和详略、分合处理上,不尽相同。小型或中型词典在立义上可以高度概括,就重避轻,有所取舍;读者也不会求全责备,苛求于它的。大型词典则不同,如果它的义项不全,过于简略,有许多遗缺,即显得名实不符,不能全面反映体现词义存在和语言使用的客观情况,也满足不了读者的需要。一般地说,抽绎词的基本意义,选择归纳几个重要的或常见的义项,这种对词义作粗线条式的处理,比较容易办(不惟有以往的辞书可资借鉴,而且可以有所删略不顾)。词典编纂者最感困难的工作,在于根据大量实际的语言材料,把各个词的众多意义罗列齐备,概括周全,分析词义的细致差别,恰当地确立和区分义项,并且通过义序的适当编排以显示这些意义的内部联系和在历史发展上的演变过程;同时又要做到义界清晰,条理明达,避免义项间的相互交叉重叠。而这正是详解性民族语文词典释义中的重要课题和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①

(一)要细致地分析词义。如[崇]的基本义是“高”,各辞书解释相同,处理上也无二致者。但从例句看,同是谓“高”,涵义上却有区别:一是指从下向上距离大,离地面远,如崇山、崇峰、崇峻之崇;一是指由下至上的距离,即高度,例见:

《周礼·考工记·匠人》:“殷入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

《礼记·檀弓上》:“孔子既得合葬于防,……于是封之,崇四尺。”

宋沈辽《花药山法堂碑》:“(法堂)其崇玖仞,厥广八十有五寻。”

明宋濂《删乌城志》:“嘉禾城西有乌数千,营巢于地,围八尺,

崇五尺。”

根据这些用例，我们可分立为两个义项：“①高，高大。②高度。”这样处理，似能更准确地揭示词义。

又如[巍巍]，各词典释为“高大貌”、“形容高大”、“高大之称也”，均嫌不够细密。“巍巍”的本义是形容山的高大，例见《庄子·知北游》、刘向《说苑·尊贤》、曹操《苦寒行》等；引申为形容人的品格、道德和功业的崇高、伟大，如《论语·泰伯》：“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巍巍乎其有成功。”（言其功绩伟大）汉桓宽《盐铁论·论功》：“高皇帝受命平暴乱，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后汉书·宋意传》：“巍巍之业无以过此。”其本义和引申义的区别十分清楚，而且各有许多例证，单用“高大”去概括是不够细致严密的，宜分为两义：“①高，高大。②形容德业的崇高伟大。”

（二）从实际出发去归括义项。在立义上，对以前辞书要进行一番清理分析工作，吸收其成果，订正其错谬，努力于出新。确立和区分义项，现有辞书固然可资参考借镜；但更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根据丰富的实际语言资料来提炼、概括和归纳词义。《中华大字典》和《中文大辞典》对字词意义的分析都较一般辞书来得详细，而且保留了许多古义和僻义，编写中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但该两书在立义释义上的错谬、不妥当、不合理的地方亦不少，须细加审辨。试以[手]部“抚”字为例，《辞海》《辞源》只列有七义，《中华大字典》却有二十四个义项：

①安也。②循也。③推也。④敷也。⑤慰也。⑥定也。⑦厚也。⑧有也。⑨巡也。⑩持也。⑪手按之。⑫犹据也。⑬览也。⑭掩也。⑮抵也。⑯摄也。⑰拾也。⑱存恤也。⑲案止也。⑳疾也。㉑抚掩，犹抚拍。㉒抚拍，相亲押也。㉓官名。㉔州名。

于古注旧训可谓搜罗殆尽。但问题也很明显：芜杂琐碎，缺乏概括，且有误释者。对上述义项，我们逐一进行查考，并作如下处理：

(1)归并。词义交叉重叠或义蕴相近者予合并。如原义①“安”、义②“定”(安定，安抚)；原义⑩“掇”、义⑪“拾”(拾、掇同义)；原义⑤“慰”、义⑩“存恤”(安慰，存恤)。

(2)补正。原释不够确切，表达不够清楚者，予修改订正。如原义⑨“巡也”，引《后汉书·杜笃传》“抚未央”。按《后汉书·文苑传上·杜笃》：“规龙首，抚未央，视平乐，仪建章。”李贤注：“或云：抚亦模。……谓光武规模而修理也。”龙首、未央、平乐、建章，均西汉宫殿名。此言东汉光武帝修建宫阙，规模龙首等宫。“规、抚、视、仪”四字互文同义，都是仿效的意思。原释作“巡”，未能确切表达词义。今改作“同‘模’。取法，仿效。”并增引《管子·版法解》：“管子对曰：‘不然。夫学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抚，故君子恶称人之恶。’”(俞樾《诸子平议·管子五》该条云：“所以自抚，言以学自为模范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又作小说曰《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

又如原义⑬“官名。唐宋有宣抚使，明清有巡抚等官。”释义嫌根据不足，因为宣抚使、巡抚等官是否可简称作“抚”未作交代，且无佐证。今仍立“官名”一项，下分两小义：

a. 宋经略安抚使的简称。见“抚干”。(宋辛弃疾有《鹧鸪天·徐衡仲抚干惠琴不受》词。抚干，安抚使的属官。)

b. 明、清巡抚的简称。(例见《明史·张献忠传》、《清史稿·职官志三》)也指任巡抚之职。明王世贞《觚不觚录》：“及余以副都抚郟阳，所见主事以上，无不金坐者。”清叶廷琯《吹网录·两浙金石之名》：“阮文达抚浙时，精刊《两浙金石志》。”

(3)删除。删去“敷也”、“手按之”、“抵也”、“疾也”、“览也”等

项,或为随注立义,或属无据。原义②、②为复词义,义④为专科义(州名),亦并删。

此外,根据新的资料增加了“治理”、“拨弄,弹奏”、“同”、“追随;追思”、“通‘抚’”等义项,并对义序进行了调整,重加编排。如“抚”的本义应当是“摸,抚摸”,安抚、安慰、抚养诸义皆由此引申。原义⑭“掩也”改作通假字处理(通“忤”覆盖)。初稿给“抚”字立了十九个义项,从数量上说比《中华》有所减少,但概括力强了,内容要充实丰富,避免了琐碎而无条理的弊病,于词义的揭示也更见全面。这个例子说明,对现有辞书的义项要加以吸收利用,但又不要为其所拘囿束缚,应该“截断众流”,出以心裁。

(三)全面地揭示词义。这是《汉语大词典》释义中的重要任务。吕叔湘先生说,“把一个词的历史从头到尾写一遍,等于给一个人写传记”,^②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事实上,每个不太复杂的词都是科学专题的研究对象。”^③《汉语大词典》的释文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各个字词立传——通过词义的概括、义项的编排和书例的引证,来反映表现这个词在历史上生存、使用的情况和变衍发展的过程,给这个词的生命史做出一个较完整的记录。鉴于词义解释向来是词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在这方面可资利用的现成成果可能不是很多,这无疑给予大型词典的编写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但因此也为辞书编纂者提供了可以驰骋的广阔天地。

比如“崎岖”这个词,看起来意义十分浅显,故诸辞书训释均甚简略:“险阻不平”;“比喻处境困难”。其实这样的解释于其词义揭概未周。在古汉语中,“崎岖”一词不唯使用频率高,意蕴亦颇为纷繁。“崎岖”的本义是形容地面倾斜不平,多状道路的险阻或高低不平,由此产生了许多引申比喻义。用为动词,意为“跋涉,奔走”。如汉刘秀《上〈山海经〉表》:“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例证不备举,下同)跋涉道途是很劳苦的事,所以又有“辛劳,辛苦”之义。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杂